

卷四 春秋

大字宋刊

註

詳

五經備旨讀本

本書內容

考據經史者不可不讀

易經

詩經

書經

春秋

禮記

本書在國學上為

最古之書凡古代

哲學文學政治經

濟禮俗等無不廣

為齊備適合現代

中等以上學校之

讀本其中註釋精

審文字淵博誠研

究國學之善本也

研究國學者不可不備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寄傲山房塾課纂輯春秋備旨卷之七

霧閣鄉聖脉梧岡氏纂輯

男可庭涉園氏編次

孫景鴻 楊克襄 氏訂

纂經解

公即位

桓宣之篡則一而情稍殊桓首惡也宜與聞耳其即位則同而實迥異桓以罪歸為氏賊已就討隱為已攝本宜立也宜則內倚仲遂外結齊援同於繼正遂自立耳故皆行即位之禮春秋據實書之以著其惡也

遂如齊逆女

桓之篡為逆女宣之篡遂為逆女其為先君之賊時君之謀主可知輩謀成於內其婚齊以結援蓋後圖也遂謀成於齊其婚齊以圖位蓋本計也權臣鄰國比而執立竟以夷娶明失禮且同惡也

姜至自齊

不稱公之蒙如齊也稱婦有姑也出姜歸齊矣其以姜母為姑者敬贏也殺嫡子出夫人汲汲乎以姑自處蓋其本志也

宣公五年

宣公八年 名接文 宣公之母敬嬴在位十八年 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宣公五年正月公即位

宣公為殺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罪是亦聞於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詞美一也有大小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于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杜不義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卿為君逆例在文四年

舊秉周禮喪未期年遺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

此其亟而不顧者必待臧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杜稱婦有始之辭

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

於齊病文公也出主君夫人懷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喪服之

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

事而輕重皆見矣胡安國

晉文讓之羊斟

無字之斷楚楚靈放之楚靈之

量優于晉文矣王應麟

楚為章華之臺而亡於修晉

築麗社之宮而替于嫡安

而替于嫡安也馮李驛

始會齊不急于從霸也魯昭如

也故曰魯一變也今眉委曲釋穿而蔽罪於甲父甲父既放

昭七年公方在楚而晉治杞田

特取于季孫宿是晉人無公也

季不請命不待孟歸而擅子以

成季氏無公亦無孟孫也姜桓

孔門以禮傳家弗父何得禮之讓即授厲公而讓之統體彰正

行父如齊據傳納賂以請會也自去冬至而行父如齊者再僕僕往來同惡之情著矣

晉甲父于衛晉甲父于衛國非眉主之也放晉甲父稱國非眉主之矣據傳討河曲之職不用命者則趙穿罪首也已不年矣前不討者盾庇之也今眉委曲釋穿而蔽罪於甲父甲父既放穿實懼矣於是而穿之謀亂益急明年遂有桃園之祲

會晉侯于平州定公位也鑿之罪豈可以會得免蓋當時好賂容奸其流極之惡習也公志位齊志得昭不書及而書會乃治亂賊必先治其党之義使人不及覺亂可弭耳

推見○隱晉安毋當國用事謂後世鑒者也觀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指則猜義隱矣

晉重安母用事斷罪夫人與有罪何提過

夏季孫行父如齊左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杜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於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賤絕而惡自見者也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嬰嬰等矣

晉侯立卿數語見有討賊靖國之責謂其有能討之力也非發謀國之機要重聖人討罪意而不能討即在納賂以請會上見末段傳謂其謀國如此故雖有晏嬰之勤勞恭儉而無其名不是以其賢而備責之也

晉放其大夫晉甲父于衛放猶羈置母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兩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道於正乎秦晉戰於河曲捷與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僭援可也而獨放晉甲父則以趙盾當國辱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之固治於此矣故稱國

晉放其大夫晉甲父于衛

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專放是通例提過倒盾庇穿上就此論出晉政之在私門來政在私門便成了上侵之勢非有二層趙盾當國四字重看作文重垂戒上

公會晉侯于平州公位杜平州曹地

晉宜篡立嗣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也

傳首至春秋所以作也雖通論時弊然所以惡其與會者正為此蓋晉所恃者會耳今先誅夫會之者則會果不足以定位矣明黨之殺無益

所恃者會耳今先誅夫會之者則會果不足以定位矣明黨之殺無益

所恃者會耳今先誅夫會之者則會果不足以定位矣明黨之殺無益

所恃者會耳今先誅夫會之者則會果不足以定位矣明黨之殺無益

春秋精義

罪然楚非討罪也爲暴而已陳傳良曰齊遂伐楚志不在蔡也楚侵宋志亦不在陳也南

宣公
楚子侵陳
遂侵宋

盟於楚陳共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

獨不災周任與
姜共守元楊之
地何災邑姜之
晉不災薛女所
適國此數之孔穎
可也者也

晉之三家不若
陳氏篡齊三卿
分晉者三家之
強強于晉非強
于天下也且晉
日衰而三桓亦
微齊晉弱而陳
氏韓趙魏益強
是三家之強強
于先非強于後
也陳康泰

楚滅陳晉侯方
以陳亡而否問
史趙趙圖蔡韓
宣方以楚克與
否問叔向至隱
太子將儀叔向
方以表著禱結
評單子晉之偷
楚之橫也姜炳
焉

楚度用隱太子
爲性無字謂用
諸侯經則但書
世子明乎效死
勿降世之子可
以風之春秋以

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
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
分爲晉楚之後矣

趙盾帥師救陳
楚鄭侵陳遂侵宋蓋已移兵於宋矣晉師無
楚鄭而猶得救書者楚陳聞晉與師而
遂去其救爲足錄也不書救宋者宋負罪也
書救宋典型素矣

楚鄭侵陳遂侵宋蓋已移兵於宋矣晉師無
楚鄭而猶得救書者楚陳聞晉與師而
遂去其救爲足錄也不書救宋者宋負罪也
書救宋典型素矣

楚鄭侵陳遂侵宋蓋已移兵於宋矣晉師無
楚鄭而猶得救書者楚陳聞晉與師而
遂去其救爲足錄也不書救宋者宋負罪也
書救宋典型素矣

楚鄭侵陳遂侵宋蓋已移兵於宋矣晉師無
楚鄭而猶得救書者楚陳聞晉與師而
遂去其救爲足錄也不書救宋者宋負罪也
書救宋典型素矣

楚鄭侵陳遂侵宋蓋已移兵於宋矣晉師無
楚鄭而猶得救書者楚陳聞晉與師而
遂去其救爲足錄也不書救宋者宋負罪也
書救宋典型素矣

楚鄭侵陳遂侵宋蓋已移兵於宋矣晉師無
楚鄭而猶得救書者楚陳聞晉與師而
遂去其救爲足錄也不書救宋者宋負罪也
書救宋典型素矣

楚晉驚而人鄭皆貶之也鄭本以來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
宋者以見晉師掠境肆爲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
之也既正此師爲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能討宋便是不附楚病中國不能討宋便莫是附楚病中國了沒有兩
番不須死死斷罪○楚書晉而人鄭六字一連總是貶鄭的書法他書人而
他所附之人書爲分明畫出他尊楚圖像書侵陳遂侵宋是直書而罪自見
如傳帶用兩書法一是書
中之斷一字書法中之案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帥師救陳

人祭者三首末

晉帥師侵崇

襄公與國也秦自敗殺而仇晉深結於楚今

崇秦與國也秦自敗殺而仇晉深結於楚今

平昭楚復無故而侵秦之與國是侮秦而敗

之讐也趙穿實主是謀盾何以許之意穿欲

宋執節子未滅

作難託伐崇以專兵盾順其意而假之權耳

而也楚則滅暴

次年桃園之事由穿握兵也經書盾帥師穿

視茲父為甚暴

帥師微而彰矣

注克寬姜炳璋

伯禽服夷而征

徐戎從其重也

齊歸方薨而蒐

比蒲失其本也

昭于襄公卒有

嘉容于齊歸薨

無厥容而不親

國不君矣參胡

安國美師璋說

鄭未服也鄭既帥楚矣宋人欲君晉不能討

三成公四襄公

之師而借負罪之宋以臨之其不服也宜哉

五視公如京師

有過焉至昭朝

晉并不見納事

霧蓋莽蓋自辱

也汪克寬

春秋藝習定公

丁巳不克葬戊

千乃克葬乃見

葬必十日之謬

兩書帥師見兩國之阻兵毒栗也書乃見華

葬鄭簡公晨而

元之主乎是戰也書敗績書獲見華元之殄

曠日中而崩又

民辱國也君將不言師君獲不言敗君重於

見壘必擇時之

師也卿將言師卿獲言敗卿與師等也胡安

謬後世陰陽之

國日自行歸而言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

大棘敗獲○三年

大棘敗獲○三年

甲寅二年

甲寅二年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遵君臣字下美惡字上疑字下嫌字上微字下着字俱確對正可以見上

謹微單主畧盾稱師以正君臣之分著美單主地而后伐以嚴夷夏之防義

若平對重

實重謹微

冬晉帥師侵崇

林自伐書陽處父入書卻缺

晉欲求成於秦

趙穿而後凡役書大書

救之吾以求成焉

秦弗與成

崇秦所與也

晉欲求成於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詐已甚

傳謂設此謀者

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

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富國之意不裁正而從之也

穿之名姓自登史策

秋君於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

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

矣道

矣道

晉人宋人伐鄭

此傳尚未說到心事顯露上從謀之迂以推其心之逆然亦胡氏料想

侵只見與求成之道相反

勿涉伐晉傳私意無名句

晉人宋人伐鄭

趙宣子為晉駁諫而不入故不說於楚

宋人弑君既列於會

春秋喪世已免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

罪固在法所不赦也

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

書晉人宋人非將帥

少蓋賂而人之也以賂書

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

有瑕則何以伐人也

全以聖人之王法發

說法不赦宋而晉瑕自見蓋鄭原當討只晉

不當同宋討責鄭之附楚

而我亦黨惡庸愈乎鄭本以我黨宋棄

我從楚也無乃授之以詞哉

已有瑕即指伐時言收綱人而以伐字帶之○

八字書法正可挑剔

若云晉視宋為何如人而竟與同事耶鄭視晉所其何

如人而甘

心屈服耶

甲寅二年

甲寅二年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說可不信矣
桓九年齊世子當饗而款知諸侯不得侍父疾昭十二年鄭子產請免喪而享知小國不得守親喪美實晉戰城濮車止七百乘及戰羣車止八百乘師遂敗羣後晉長轂亦無過九百乘至治兵抑南內之衆而盡例行間名曰示威國亦空虛矣呂大主

秦師伐晉
河曲之戰至今七年秦晉幸無疆場之虞乃穿無故侵秦建秦之伐伐者有言可執也圍焦不書晉秦之暴著晉失也宋敗於鄭而晉復捷於秦使楚得專意北方則盾之庇私而設國也

成十六年沙隨之會晉執行父昭十三年平邱之盟晉執意如晉人固知季氏專晉矣惜晉師亦轉國柄但知以霸令威晉而不能以霸政治季孫不然豈晉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杜得大夫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林大夫書戰於是始於是凡戰書大夫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華元樂呂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華元樂呂

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明大夫雖責與師等也故

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

于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師之稱其義深矣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爲

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爲邦本明此義然後見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

矣

大棘敗獲此傳爲師之當重而發總是見將只與師等將固當重而師

元不可輕也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師之選宜串說重將帥即以

全師也宋師華元只借以發意王道權衡要說透收書獲有書敗○大棘見

侵鄭傳楚命鄭伐宋猶夫侵陳宋之病中國也阻今就宋與齊戰宋自不爲

無罪而伐之昔有詞可執矣有詞是就宋論非就楚說其實楚

求奮馳詞說楚有詞正以起晉之曲文中須含蓄帶晉方妙

秦師伐晉
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帥於崇乃穿私意而無名故書侵秦與師而報

見矣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漸焉

言以得衆爲邦本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晉宋衛陳侵鄭

盾因救焦而復侵鄭蓋欲稍洗大棘之恥以

牽宋意耳不知始謀不臧不惟不足服鄭反

招楚敵蓋是時盾憂內難託於伐國掘兵自

衛實無關心故萊林之役楚因解揚節過今

與關椒遇又避之而去此其心固有任也桃

圍之事追矣

晉宋衛陳侵鄭

盾因救焦而復侵鄭蓋欲稍洗大棘之恥以

牽宋意耳不知始謀不臧不惟不足服鄭反

招楚敵蓋是時盾憂內難託於伐國掘兵自

衛實無關心故萊林之役楚因解揚節過今

與關椒遇又避之而去此其心固有任也桃

圍之事追矣

晉宋衛陳侵鄭

盾因救焦而復侵鄭蓋欲稍洗大棘之恥以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杜得大夫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林大夫書戰於是始於是凡戰書大夫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華元樂呂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華元樂呂

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明大夫雖責與師等也故

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

于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師之稱其義深矣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爲

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爲邦本明此義然後見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

矣

大棘敗獲此傳爲師之當重而發總是見將只與師等將固當重而師

元不可輕也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師之選宜串說重將帥即以

全師也宋師華元只借以發意王道權衡要說透收書獲有書敗○大棘見

侵鄭傳楚命鄭伐宋猶夫侵陳宋之病中國也阻今就宋與齊戰宋自不爲

無罪而伐之昔有詞可執矣有詞是就宋論非就楚說其實楚

求奮馳詞說楚有詞正以起晉之曲文中須含蓄帶晉方妙

秦師伐晉
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帥於崇乃穿私意而無名故書侵秦與師而報

見矣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漸焉

君屢受晉辱
一婦人現趾
隨者而臣得
執旋釋哉江
克

晉子意如其始
執之爲之抑莖
之供而非有伏
弱擊強之義其
終釋之爲土也
猶大所命能具
而非有不能救
蔡爲夷執親之
悔焉怒一以利
行故自平邱後
諸侯不合二十
餘年至召陵又
以賄敗蓋喪弱
不復振矣蒯安

大義滅親石碭
行于父子而君
子謂之純臣殺
親猶義叔向行
于兄弟而仲尼
稱其遺直美焉
晉獻公子欒佐
宣王南征北伐
有功因譴爲武
成六年行父欲
炫較之功乃推
及十一世之祖
立武官至昭十

趙盾弑其君夷皋
趙氏事故也君失政而臣專兵內除同列外
得諸侯所由來晉漸矣傳曰等弑也盾爲法
受惡夫弑君何事乃釋弑者不罪使不弑者
受之乎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所以証盾弑之首
弑也非姑以是坐之也其不出境教盾弑也
晉乎返國方德穿之不暇而又奚討焉盾造
意穿從之造意者首孔子之刑書也越境乃
兇非孔子之言也盾不與弑雖不出也猶將
有之果欲離逃之海濱能解免哉奸雄之
敢爲大逆者持其知與竊以爲吾陰爲其實
陽不受其名而聖人不爲所坑也於是乎奸
雄之術窮而亂賊懼爲法受惡云乎哉

趙盾弑其君夷皋
趙氏事故也君失政而臣專兵內除同列外
得諸侯所由來晉漸矣傳曰等弑也盾爲法
受惡夫弑君何事乃釋弑者不罪使不弑者
受之乎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所以証盾弑之首
弑也非姑以是坐之也其不出境教盾弑也
晉乎返國方德穿之不暇而又奚討焉盾造
意穿從之造意者首孔子之刑書也越境乃
兇非孔子之言也盾不與弑雖不出也猶將
有之果欲離逃之海濱能解免哉奸雄之
敢爲大逆者持其知與竊以爲吾陰爲其實
陽不受其名而聖人不爲所坑也於是乎奸
雄之術窮而亂賊懼爲法受惡云乎哉

郊牛猶三望○三年
養而未成曰牛在縣三月日牲牛之口傷牛
自傷也魯既僭祈穀之郊今方正月猶僭日
至之郊且王與未葬幾欲同王之越縛行事
矣乃者不得已之辭猶者舊辭也可已而不
已也

師何是乎楚何避乎闕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故也故卿不氏而
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曰君子足事謀始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
國之大不能服鄒不說于楚春
秋行事必正其本垂戒明矣

理曲本不正是一串就今日稱兵內則曰理曲原到前日取賂釋宋則
悔意師之老壯在曲曲句單就晉論傳無說楚直而壯意夫避字宜玩與敗
字不同何畏何避何亦不是要晉與楚賊只就楚不足畏而畏闕叔不足
避而避焉出理曲者之景象
如此于以示人正本之意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杜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
公黑
獨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杜匡王崩
乙卯定
王元年
春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杜牛不稱牲
乃不郊爲牛口傷改之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卜矣禮爲大王服斬衰
用人告喪於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
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侵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
修吊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爲可舉而不廢也春秋稱書其義自見

猶三望
三望者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
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
以望乎泰山河海所主也河海非魯之封
內其不得祭明矣猶者可已不爲爲之詞
經中猶三望凡三見各有分別在僖重不郊猶望上柴類于望皆天子
事魯不郊而猶望一望字便是僭了故就以書猶結之其言三望特
指出言之不重此處就三望上說其越禮然猶以所主非所主立專辨言其
于理不得祭何以可已而不可已也故以書猶者乃可以不當爲之詞至成王

宣公
宣公

廣典周官至雲
龍鳥火從剛焉
非特宜民之道
則然亦見問官
者聖人之博紀
近者聖人之約
也參黃正憲呂
祖謙說
盾弑君靈公不
書塞止弑父悼
公仍書塞者盾
則安之若素止
則責之已深忠
恕謹嚴春秋兼
得之者也參陳
傅良李肅說

樂王黜毀叔向
梁邱據獨不毀
晏嬰非獨賢所
耐晉平齊景所
好殊也小人使
爾恒視君意旨
為迎合易地皆
然者也王應麟
聘視卿饗饋五
牢並不視命數
增減鮑國禮當
五牢晉用七牢
已有加矣士鞅
復增至十一牢
禮好不結而求
財無度晉聘晉
十一始荀庚終

公子弑其君夷
據傳公子宋造謀歸生從之則宋為首乃歸
獄歸生何也歸生正卿也宋有逆謀不正其
謀反獲而從之其罪大矣且宋何以謀之歸
生雖在歸生也歸生懼宋之反竊而從其謀
蓋歸生先有無君之心而宋乃以逆謀告之
苟非同心彼取同謀哉宣十年傳載鄭人討
亂衛歸生之指不聞治宋也則歸生親執可
知春秋之權衡審矣
赤狄侵齊
以齊之強而狄連嚴侵之齊無政而中國無
伯具見矣
公如齊公至自齊

宣所以彘齊輔之也既結以賂復僕僕而往
朝焉蓋媚大以求安也然明年高固使齊侯
止公亦殆矣春秋備書之以著齊晉之惡

春秋精義
春秋備旨

冬十月丙戌鄭伯卒
杜再與文同盟林
何墓不月者子未三
葬鄭穆公
年而弑故畧之也
丙辰定四年
王二年
春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郕
杜莒鄭二國
公與齊侯共平之向

莒
心不偏黨之謂平以齊魯大國平邾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然而莒人
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是書取以著其罪戒後世
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
不得反求諸已斯可矣
罪在有所私失平追之本上以利心圖成即利邾婚姻之好所謂私
係是也非指取向邾未無諸已謂當去其私係之心以正其平怨之本
非責其不自反而取邑也○傳首句極重私係之心即偏黨之心如何平得
設以私邾者私莒而莒心不肯設以平邾莒者平他人亦人人亦俱不肯須
開鏡發
垂戒意

秦伯稻卒
杜宋同盟林共
公卒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傳例曰卿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弑而書
子家罪其權不足也林靈公弑弟襄公
立堅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杜告于廟例
在桓二年
齊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弑謀於
齊與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
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
故比年如齊而皆知以戒後世惟義之與比為可安

卷七
宣公
五

士鞅自是春秋
不復志聘參
越汪克寬李
春秋歷書叛
孫林父入厥
言衛荀寅士
射入朝歌不
晉宋辰仲佗
彌公子地入
不言宋明其
私邑也獨無
書宋彭城書
懷也華向書
南里著其偁
胡安國

冬楚子伐鄭
左氏鄭未服也夫鄭弑君伐之可也然楚非
討罪也爭鄭耳是滑夏而已矣

公如齊○五年
方適冬而又如齊失位而屈於大國已甚矣
左云富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公至自齊

五公如齊獨此歷時乃返維雖諱止公之跡
然繼書齊高固逆叔姬其實不可掩矣以見
止而聯姻齊臣降尊失例辱及先君乃散至
於廟乎故書以示過
高固來逆叔姬
舊有嫁女於大夫者矣齊高固則以晉而得
之公又自主之故書於策蓋身爲不忍故忍
辱而屈於人如此

梁亡自亡者也
鄭齊師自棄者
也齊人藏于遂
自藏者也胡及
沈以役于楚致
滅自滅者也國
君死曰滅生曰
獲故韓原雞父
書法不同若大
夫生殺皆曰獲
宋華元生而獲
者也陳夏徵舒
而獲者也胡安

吳以罪人勝楚
後越亦以罪人
賂吳反復其道
若有天焉陳傳
不曰闕文也
得臣卒

不復志聘參
越汪克寬李
春秋歷書叛
孫林父入厥
言衛荀寅士
射入朝歌不
晉宋辰仲佗
彌公子地入
不言宋明其
私邑也獨無
書宋彭城書
懷也華向書
南里著其偁
胡安國

事天子方伯也高固事未見得始伯平
從殆矣此見在齊亦不可保況天子方伯乎
冬楚子伐鄭
見下九年伐鄭傳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
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

後九年伐鄭傳諸侯未有聲致討句極重聖人全是責中國不能
討皆爲鄭黨故借此以寓治亂賊之黨之法而楚師至然五字可味

丁巳定五年
王三年
春公如齊
左公至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
謂叔姬焉○留公過成昏也

夏公至自齊
齊書過也
只止公請氏便是辱自爲之主特辱中枝葉耳味禮節前傳以篡弑之
云前對利交言故曰義比對取辱言故曰禮其實一也宜收書如齊於
齊固逆之上時說收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無子字杜高固齊大
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
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稱子者或謂則子
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爲體敵也而公自爲之主
厭尊毀例卑朝廷慢宗廟矣大夫鄭國偏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自娶於
鄭子產辭而却之使館於外欲野駭之幾不得撫有其宣而宣公以魯國之
君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理爲守身
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謂後世豎欲人之必謹于
禮以定其位不然而卑卑妄說不近於禮矣足達恥辱哉

宣之誤總誤在篡弑謀齊而取國上後來紛紛屈辱
杜不書日公不與
小斂○與音預

叔孫得臣卒
杜不書日公不與
小斂○與音預

此乃試讀 需要完整PDF 可前往 www.e-tongbook.co

隱四年衛人立

高固及子叔姬來

晉無天子是無

禮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婿

王也昭二十三

遣使反馬今固親來非禮也女嫁歲一歸甯

年尹氏侯王三

且固無君事齊恣其行曾與之案素典而縱

朝無諸侯是無

私故書以示譏

霸也馬驢

叔孫豹叔孫婼

兩執于晉父若

楚人伐鄭

子皆爲季受惡

前書鄭君將也此書人大夫將也傳綱荀林

也然趙孟之豹

父叔鄭而不書削之也趙盾歸生同爲大惡

聞其賢而即免

故同惡相保耳若書救則似善之而討賊之

韓范于婿置之

義隱矣

危而危存又置

卿之不前若也

卿氏說

晉衛侯陳○六年

行父如陳公蔡

陳即楚故也不能服楚而徒侵陳義何屈乎

茲如牟嬰齊私

且盾負大惡莫之能討而構諸侯以討人春

萬均假公濟私

秋傷之宣之元年楚侵陳而晉伐鄭會無幾

然猶自逆其妻

極矣

者也至意如費

極矣

叛討私邑則以

王四年

何孫何忌圖之

春

如宋娶已妻則

王四年

以叔孫舍逆之

王四年

以臣遣臣驢已

王四年

極矣注克寬

王四年

季平援晉晉公

王四年

犯越名公討亦

王四年

宜之何有于遂

王四年

第以弱晉制強

王四年

季前既告之子

王四年

家駒後則洩之

王四年

季公苦幾事不

王四年

密取禍有由而

王四年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

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違父母者歲一歸甯今見逆踰時未

易歲也而叔姬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其罪也大夫適也國必有

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

固委其君與境如自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

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

反馬甯來之非禮提重過

齊惠高固失君臣之禮發

楚人伐鄭

楚子伐鄭陳及平楚

須重聖人倦倦討賊之意斷缺救傳云云即

合四年伐鄭說非至此方責其不能討賊也

坑後九年伐鄭方與師動衆賊則不討

云云仍要合四年伐鄭方是須斟酌

王四年

春趙盾衛孫免侵陳

晉衛侯陳蔡

案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鄭經皆不書下書晉衛加兵於陳陳及楚

平可知矣以盾免書侵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

人不治反其知晉書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母乃

於已有闕盡亦是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

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

所以主盾非其道也

實晉全在一遵字毋乃云云亦端度之詞未實說何缺就德言則仁智

就兵言則曰義就主盟言則曰道要之有德而反仁反智則必以義用

兵正是主盟之道伐者有詞之稱故削林父

之伐而獨書侵不書陳及楚平只入敘事中

夏四月

秋八月

宣公

況公若倡之誠

能為之謀之無

此又勢之必敗

者也公能入季

門無能登季臺

罪情狀可憐後

氏逐公侯之叔

孫司馬一則坐

公不容之罪以

自文一則御責

叔孟兩家以自

蔽又季之橫而

孫如闕明授意

竊意昭子之賢

或不出此惟外

謀艱難窮斷其

孫良夫來盟○七年

來盟稱使前定也定從晉也宣事齊而外晉

而衛任其無咎故使良夫來盟盟而卒見尋

盟不可恃審矣

齊伐萊

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鄰公所欲

而魯助其虐公固甘為齊役魯民何不幸也

公自伐萊

劫人伐國不義也以是告至誣其祖矣

大旱

蓋災之後繼以大旱民不聊生矣宣事齊而

不恤下至為之伐無罪以自戕其民以自蕩

陰陽之和而早作經以大書厄之也

會于黑壤

晉自兩惠會盟諸侯不序失伯職也成公立

見止逾年以賂得免魯與晉均罪也

起賦歛即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于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

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

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蠡螟一物之變必書於策示後

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王五年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來盟為前定者書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衛

盟不足貴全在前定上論又相因結見他比前更加一審訂

秋夏公會齊侯伐萊

征役怨恚之氣感動天變而早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

書而不雨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危之也收

書會書至

冬公會齊侯宋公肅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子家之言至此

至黃乃復

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數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晉

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通齊是宜公行有不嫌於心

然亦諸臣畏季意蓋至黃有疾遂因自反於何知之以卒於

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之故故於反壤墮見其死不忘

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為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君子盟從者見其自不量力參

驗其不直非以此為不直也作文就書法上發收書會不書盟

俞墨呂大庸姜

仲遂卒于垂

庚申定八年

王六年

炳璋說

有時者時事之常何以書為猶釋去簡起文

春公至自會同杜義與五年書過同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闕杜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

范文以晉難將也遂如齊書公子卒則書仲者遂弑君春秋

不返黃乃復墮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

以魯昭孫齊而祚死其事畧同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闕杜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

然叔孫魂魄之

王午猶釋萬人去蕭闕杜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

元公對語時則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闕杜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

死何待祚不祚

王午猶釋萬人去蕭闕杜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

亦何嘗不死也

王午猶釋萬人去蕭闕杜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

參李康王樵說

王午猶釋萬人去蕭闕杜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

公圍成兩見昭

王午猶釋萬人去蕭闕杜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

之強不能得人

王午猶釋萬人去蕭闕杜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

心也定公圍成

王午猶釋萬人去蕭闕杜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

見家臣之強不

王午猶釋萬人去蕭闕杜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

康革聖化也李

王午猶釋萬人去蕭闕杜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

襄王奔鄭日出

王午猶釋萬人去蕭闕杜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

春秋精義

春秋精義

春秋精義

春秋精義

春秋精義

春秋精義

春秋精義

春秋精義

春秋精義

徐則志在褒夷
可以知懼矣
白狄伐秦

再振矣然而玉
晉侵崇致秦來伐自反可也白狄與秦同虞
再振矣然而玉
晉與爲婚而結以伐秦黨非類事往兵故與
諸侯無霸離鄰
黑同序深責之也且晉屢因伐秦而失伯今
諸侯無霸離鄰
其矣

盟掘而會城
楚人滅舒夢
前齊人取舒舒已滅矣曰夢曰庸曰鳩則
其同字而異國也滅舒夢楚益張矣
日中而克壘

莫誠高張之後
已丑葬之期也克能也不克者欲葬而不能
雨甚也卜以已丑延至庚寅且猶未可遂至
日中禮之變也葬者慎終之大節故謹而志

德不卒二計
城陽平
不時且非義也方舉大喪又興此役重困民
力矣

高敗陳陳桓
楚師伐陳
從晉故也楚伐陳晉不能救自是復從楚
如齊至自齊○九年

與論德禮有一
有母喪而遭朝齊亡哀甚矣
仲孫蒍如京

足繩武齊桓哉
齊自靈莊以來
宣公兩如齊而如京師缺如也今身如齊而
王使徵聘則遺大夫一行北事直書而罪之

齊自靈莊以來
齊侯伐萊
齊侯伐萊
齊侯伐萊

若國佐若高厚
齊侯伐萊
齊侯伐萊
齊侯伐萊

高止或役或逐
齊侯伐萊
齊侯伐萊
齊侯伐萊

無非爲田氏驅
齊侯伐萊
齊侯伐萊
齊侯伐萊

疾但責效于祝
齊侯伐萊
齊侯伐萊
齊侯伐萊

見其則乞靈于
齊侯伐萊
齊侯伐萊
齊侯伐萊

禪君繁刑臣書
齊侯伐萊
齊侯伐萊
齊侯伐萊

酒陳氏始大有
齊侯伐萊
齊侯伐萊
齊侯伐萊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褒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
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與
傷其類乎直書於策貶自見矣

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
失職內發

楚人滅舒夢
左楚爲衆舒叛故伐舒夢滅之楚子疆
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杜舒夢二國名

楚人滅舒夢
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夢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爲
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黨

以爲懼有懷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意也
不可忽大要是防之未然不可坐

視其及耳是時楚伯叔救已相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開杜月三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杜敬諡贏姓也反哭

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杜克

城平陽
左書時也杜今

主隱七年中丘傳離時
書大張氏君晉故也

楚師伐陳
左陳取成而還

主會屈傳晉主夏盟又
舊救陳云云責其味義

辛酉定九年
王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范有母之喪子

夏仲孫蒍如京師
公子慶父生公孫敖

生穀穀生穀爲仲孫氏

好之資以禮息其罪也洩治則無罪也陳靈與孔甯儀行父
闕則不能以義宣滄於朝洩台進諫蓋其職耳幸而聽所全

人與虜以見晉靈之哀也
國國非將畀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爲主帥明矣然而稱
人是旣之勝旣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時而用兵革以圍
之比事以觀知見
死之罪在不仁矣

重伐喪 上虐小只帶之觀
後傳刺伐喪也句明白

割恩又不忍恕
然舍去見幾早
焉季既不受則
位宜先有非僚
有也繼序不正
而試奪因之經
書吳越其君所
以罪大臣也終
齊欲納昭以子
猶取錦而止昭
軟末衛請納昭
以范鞅受貨而
還昭仁非齊晉
不欲納公季使
之也王佐翼
晉自趙盾以卿
之適子為公族
大夫而世室益
強自魏舒以餘
子授七縣三縣
而私門益富參
呂臣謙焉璋說
亂臣賊子至意
如而愈狠愈工
昭亡既立君
及公行公至仍
以廟告弔葬者
以君命使且康
歸馬幣以恤從
者臧伯逐季偏
為立後遇齊晉
使則先與辭厚
幣引罪弗違皆

大矣不幸而死是死於忠也書之以見殺諫
臣者必有弑君亡國之禍非僅明治之無罪
已也
如齊至自齊○十年
比年朝正直過六年朝王之制矣屈體媚齊
一至此乎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自是晉楚
交伐鄭

楚人爲是與伐鄭不義矣故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師年鄭弑其君
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晉與之也然與師動衆賊則不
討惟服鄭之爲事非義舉也故又次年伐鄭書人再敗之也至是稱晉與
之乎此書晉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下書晉與
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
之辨以一字爲寔
貶深切著明矣

晉救其非與之意此題重書法上作文不單在斷楚罪上說書法以書
爲主以書救作証但証處須多說幾句○只楚子伐同不用書救意○缺
救從書晉罪楚問起將錄救証明書法宛轉番斷勿涉予晉亦勿果講楚罪
○此只爲非與二字作應亦不可畧
上着眼傳二知字相應亦不可畧

陳寶其大夫洩冶
洩冶治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
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

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忘國弑君之
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比干諫而死子曰
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耳洩冶之
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於先王則未可同日而
語也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良魯叔肝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
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責敗耶不食其錄如叔肝善矣

王戊定
王八年十年

春公如齊至自齊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爲
是年夏使仲孫獲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
臣分名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爲私
惠比干君臣分名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春如齊至全要於此不書月內發出前日必書月乃見聖人
段正名定分重綱常之至意所謂文發於此而意寓於彼也